

新時代

新時代上冊

一

1868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的春天，有一天午後一點鐘以前，在比得堡的將軍街有一位邊幅不甚修飭的男子，沒精打采地走上一家五層樓的後樓梯，大概有二十七歲的光景。豪豪地拖着一雙穿破了的套鞋，把顛頂的身體一搖一擺地到了最上的一段樓梯，他走到一座門前停止了，門是脫了機樞的，半開着在，他並沒有拉鈴，只大咳了一聲作為報到，便走進一間小而晦暗的前房裏去了。

他用粗燥的高聲叫道：『涅暑大諾夫 (Neschdanoff) 在家麼？』

『不在家……但是我在這兒……請你進來罷！』一種差不多同樣粗燥的女人的聲音從內室裏聽出了。

『是馬殊玲 (Maschurin) 嗎？』新來的人發問。

『唉，是的……你可不是——奧斯突羅杜摩夫 (Ostrodumoff) 嗎？』

『是，是皮門·奧斯突羅杜摩夫 (Pimen Ostrodumoff)。』新來的答應了，慎重地把套鞋脫下，把穿成了光板的外套掛在釘上，走進那發出女人聲音的房裏去了。

房裏低矮而不清潔，四壁是塗着暗綠色，只在兩個塵佈的小窗透進來些兒光線。家具沒有幾樣，最前的角上安着一張鐵牀，中心一張桌子，一對坐椅，還有一個裝滿了書籍的書櫥。

桌旁坐着一位三十來往的女人，光着頭吸着雪茄煙，身上穿的是暗黑色的麻布的寬衣。她看奧斯突羅杜摩夫進來，默默地和他握手，手是粗大而帶紅色。奧斯突羅杜摩夫也默默地把手握了，坐到一個椅子上，在抽屜裏抽出一隻快要壓扁了的香煙出來。

馬殊玲把火給了他，他把香煙吸燃，兩個人便向着沉濁的，即使不吸香煙也早已是煙霧濛濛的房空中吐出青煙的漩渦，彼此不交換一言，彼此也不交換一眼。

兩個吸煙的總有點共通的地方，不怕他們的外貌並沒有甚麼相似。他們那不親切的面孔。

上有厚重的嘴唇，大齒，形像不美的鼻準（奧斯突羅杜摩夫的臉上更還有些痘疤）——這些東西表示他們的誠實，精幹，與愛勤勞。

到頭是奧斯突羅杜摩夫發問道：『你看見過涅暑大諾夫沒有？』

『看見過，他立刻就會來的。他拿書到圖書館去了。』

奧斯突羅杜摩夫把頭掉在一邊，唾了一下。

『他到底爲甚麼總是東跑西跑的？我們簡直會不着他。』

馬殊玲又換了一隻香煙了。

『他閑得沒法呢！』她一面說着，當心地把火點燃了。

『他閑得沒法！』奧斯突羅杜摩夫憤憤地說。『真是孩子氣！就好像我們簡直沒有事做一樣！我們忙得沒法，不知道要怎樣纔能把一切事務處理得好……而他——纔閑得沒法！』

馬殊玲沉默一會問道：『從莫斯科來的信到了麼？』

『到了……昨天到的。』

『你看過了嗎？』

奧斯突羅杜摩夫只把頭點了一下。

『唔……內容呢？』

『內容……我們快要動身了。』

馬殊玲把香煙從口裏取了出來。

『究竟爲的甚麼呢？據我所知道的，凡百都是很順暢的。』

『凡百都是仍照舊步呢。但是滲入了一位不很可靠的人。你曉得麼……這個人我們不得

不疏遠——或者會完全把他處治呢。此外也還有別的事情……就是你也一同去的。』

『信上是這樣說嗎？』

『是的，信上是這樣說。』

馬殊玲搖了搖她濃厚的頭髮，她的頭髮鬆鬆地在後面梳成一個小髻，垂覆在她的額部與

眉上。

她說：『好！已經是下了命令……事情是沒有話說的。』

『不消說呢。但是沒有錢甚麼事情都不能動手；這一切用費，到底從甚麼地方來呢？』
馬殊玲沉思了一下。

『涅暑大諾夫總會替我們設法罷。』她低聲地說，好像自語的一樣。

奧斯突羅杜摩夫說：『我正是爲這事情來的。』

馬殊玲突然地問道：『你把信帶來了麼？』

『帶來了。你要看麼？』

『請把給你……不必，你還是帶着罷。我們隨後一齊讀。』

奧斯突羅杜摩夫咆哮起來了，『我已經把實在事情完全對你說了，你沒有懷疑的必要。』

『我一點也不懷疑。』

兩人又沉默了，只有香煙的煙霧還從他們的脣上浮起，輕輕地裊繞着，又從他們毛髮濃重的頭上昇上去了。

前房內有種響聲。

馬殊玲默默地說：『是他回來了！』

房門輕微地推開了些兒，從門孔裏伸進了一個腦袋來——但是，不是涅暑大諾夫的腦袋。那是一個小而圓的腦袋，……頭髮粗黑，額部寬闊而有縐紋，濃眉之下的棕色眼仁異常敏活，反上的鴨嘴鼻，嘴小而紅，很有滑稽的意思。

這個腦袋向周圍看了一下，點了一點頭，微微地發笑——笑時露出兩排細粒的白齒——同時帶着一個柔弱的身體，短的兩臂，微微跛着的一雙拐腳，走進房來。

馬殊玲和奧斯突羅杜摩夫看見了這個小小的腦袋的時候，他們的面貌顯然呈出了一種輕蔑的神情，好像是在說：『哼，他呀！』的一樣。但是他們却没有作聲，並且一點也沒有動顫。而這新來的客人對於他所受的款待不僅毫不介意，好像還感受着一種滿足的光景。

他弱聲弱氣地問道：『這又是甚麼緣故呢？是兩人合唱嗎？怎麼不是三人合唱呢？唱第一*次中音的到底往那兒去了呢？』

1956.6.13

* 次中音 Tenor 聲樂中的四步音級 (1) Soprano……最高音(女) (2) Alto……中音(女)

(3) Tenor……次中音(男) (4) Bass……低音(男)

『巴克林君(Parkin)你是說的涅暑大諾夫嗎？』奧斯突羅杜摩夫帶着很嚴肅的樣子回答着。

『是呀，奧斯突羅杜摩夫君，我是說的涅暑大諾夫。』

『巴克林君，他恐怕就要回來了。』

『奧斯突羅杜摩夫君，我聽了真是高興！』

跛脚者轉向着馬殊玲了。她黑起面孔坐在那兒，悠悠地把香煙的青煙接連着向空中吹去。

『唉唉，最可敬愛的，你好嗎？……啊，真是對不住！我總忘記你的名字和你父親的名字呢！』

* 俄國人在平常會話時，只把本人受洗的名字和父親的名字連用，在父名下面男的加 Ovisch 或

itsch，女的加 Owua。

馬殊玲把肩頭聳了一下。

『那也全沒有記着的必要。你不知道我的姓嗎？那就够了！……並且「你好嗎」這麼一問是甚麼意思呢？你不看見我是還活着的嗎？』

『啊不錯，真是不錯！』巴克林叫了出來，在這時他把鼻翼鼓張起來，把眉頭聳了一下。『假使你是昇遐了的時候，那我區區小子就不會有這樣的幸福，得以在這兒見你，和你對話呢！……我問你好，只是慣用的客套話……你的本名和尊父的名字……唉，你是曉得的，禿頭禿腦只叫你的姓，只叫你馬殊玲，不是有點失禮嗎？……我曉得你寫信的時候，不消說是寫波拿伯——喂，呀，恕罪，恕罪，是寫馬殊玲！……但是在這麼會話的時候呢？……』

※波拿伯是法國拿破崙的姓，此處是寫說者記錯，立地又改正的光景。

『誰在要求你和我對話呢？』

巴克林興奮地發起笑來——就好像他要窒息的一樣。

『唉，我的好姑娘，請你和我握手，不必那樣生氣……我曉得的，你是再好沒有的人，但我

也不是壞人呢……唉……？』

巴克林把手伸給她……馬殊玲蹙着額看他……但到頭和他握了手。

『你一定要曉得我的名字嗎？』她說，仍然蹙額地看着他。『那嗎，好罷，我叫淺克拉（Thekla）。』
『我叫皮門。』奧斯突羅杜摩夫用他的低音^{*}插着說。

^{*}這是聲樂上的低音（Bass），見前註，是一種沉重而粗莽的聲音。

『啊，領教不少，領教不少！但是請你們對我說，哦，淺克拉，哦，皮門——請你們對我說，你們兩人爲甚麼待我這樣不好，而我却是……』

奧斯突羅杜摩夫打斷他的話頭，說道：『淺克拉覺得你，並且不僅淺克拉一人，覺得你對於一切事情都只從取笑一方面去觀察，覺得一切的人不敢信任你。』

巴克林聽着他的品評立地掉轉身來。

『啊，我的皮門閣下！這正是一切人的誤解，他們批評我的人，都把我誤解了。第一，我並不是時常在笑，其次——我笑也是毫無意義的，人們都能安心地信任我；我舉出個證據罷，我受你們

的戀意的委託也不僅一次呢！你是公正人呢，皮門閣下！

奧斯突羅杜摩夫從齒縫中呶呶了一下。巴克林搖搖頭又接着說，這一次却沒有發笑。

『不，我不是時常發笑的！我決不是甚麼輕佻的人！請你看我一下罷！』

奧斯突羅杜摩夫把眼睛舉起來看他。真的，巴克林在不言不笑的時候，他的相貌帶着一種憂鬱的神情，更差不多是恐怖的神情：這種神情只要他一把口張開的時候，便變成一種滑稽的，更簡直是卑劣的變態了。奧斯突羅杜摩夫却是保持着靜默。

巴克林又回轉身來向着淺克拉馬殊玲。

『唉，你的研究怎麼樣了呢？你的崇高的仁術有進步了麼？要幫助一位沒有經驗的人在他第一步踏進這光華的天地，怕決不是容易的事罷？』

『毫不見得——只要那沒有經驗的人是不比你更大的時候。』馬殊玲答應了他，她是纔不久受了產科的試驗的，她說着不禁欣然微笑。

她的父母是南部俄羅斯的小貴族，薄有些兒產業，她在一年半以前從家裏逃了出來，衣囊

裏只帶着六個盧布便走到了比得堡。她進了一座產科學校，熱心地用了一番功，她也就博得了產科女醫的文憑了。她還是處女，而且很貞淑的。有些懷疑家想到他的外表上來，他會說：『那是一點也不足怪的。』『但是那總是一個驚異而且是難得的呢！』我們自己總想這樣回答。

淺克拉在回答時，巴克林又發起笑來了。

『好姑娘，你真答應得好！』巴克林叫起來了。『你恰好把我挖苦了！真是拋磚引玉呢！我不知道爲甚麼這樣矮小……但是這兒的主人公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他把話頭掉在別的方面去，並不是全無意義的。他的身子的矮小，和人品的不美觀，他是最難忍耐。他是熱心地讚禮女性的人，因而他對於身體的殘缺愈見痛心。要博得女人的歡心時，他是甚麼都捨得犧牲的！他的家世的卑賤，他在社會上的位置的不足重輕，都沒有那醜陋的外表是自覺，把他惱亂得那麼厲害。

巴克林的父親只是一個市民，費盡了種種的苦心，纔博得一個公證人的地位，這種職業，是遇着商事訴訟時受人顧問，遇着購買貨品房屋時爲人作憑中的。由這種職業他也治下了一點

財產，但到晚年好起酒來，在他死時竟一文不剩了。他的兒子巴克林——名叫喜拉桑牟松逸奇（Sila Samsonitch）這個名字他也覺得是運命的惡謔——在一所商業學校畢了業，在這兒他把德文學好了。飽嘗了種種不甚愉快的經驗，他結局走到一所商家得了一個年俸一千五百盧布的位置。他把這點薪水不僅要掙來滿足他自己的欲求，而且還要供給一位病體的叔母和一位佝僂的從妹。在這時候，我們的敘述開始的時候，他是剛好滿二十八歲。他和許多學生相識——這些青年喜歡他俏皮的機智和肆無忌憚的清談，也喜歡他的學識雖然有些偏頗但是堅實而無炫氣。但是這些地方也不阻止他們時常要加以苛待。有一回他在『政治的』集會上遲了刻，他便極熱心地開始辯解，有人在一隻角上竟高唱起來：『小小巴克林，蓋世之豪英，駭得來，戰兢兢，』引得滿座的人都發起笑來。巴克林到頭也笑了，雖然他心裏是在冒着一塊怒火。他自己私下想道：『這東西說到我最傷心的痛處。』

*喜拉（Sila）是『力』的意思，桑牟松逸奇（Samsonitch）是『桑牟松的兒子』。照前註在父名之下加

itch 是表示男子，可見 Samson 是 Sila 的父名。但這 Samson 在舊約上是「一位力能搏獅的力

士，所以『力——搏獅者的兒子』對於跛腳孱弱的巴克林是名不副實。

他認得涅暑大諾夫是在一家希臘人的食店裏，他在那兒包食，並且時時發表他無忌憚的犀利的意見。他說，他的民主主義的意見的根底就是這可惡的希臘點心，這把他肝火攪旺了的。

『唉……真的這兒的主人公往那兒去了呢？』巴克林又重說一遍。『我覺得他近來很不舒服的樣子。他該不是害了甚麼相思病罷？』

馬殊玲把額頭綑了一下。

她說：『他送書到圖書館去了。害了相思病——他的腦經中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情上來；並且他會相思甚麼人呢？』

『唉，相思你！』巴克林幾幾乎答應了出來。

他大聲說道：『我想見他，因為我有要緊的事情要和他說。』

『甚麼事情？』奧斯突羅杜摩夫發問，『關於我們的嗎？』

『怕是關於你們的……也就是關於我們全體的。』

奧斯突羅杜摩夫在鼻孔裏哼了一下。他雖然不信任巴克林，但他自己想道：『說不定呢！這東西是聰明的家伙，而且是無處不羈走的呢！』

『呀，他結底回來了！』淺克拉，馬殊玲突然叫了起來，並且她向着前房門口的小而不美的眼中發出了一種溫暖的柔嫩的光輝，就好像一個深藏在內部的光點一樣……

門開了，一個年青的人走進房來，有二十三歲的光景，一包書挾在肘下，頭上帶一頂皮帽。這便是涅暑大諾夫了。

二

看見聚在他房裏的客人們，他在門限上站着了，他把他們通統看了一眼，把帽子脫了，把書放在地板上，默默地坐在床沿。他的美而蒼白的面容，被他暗棕色的濃髮形容得愈見蒼白，表現出不快和煩惱的樣子。

淺克拉·馬殊玲微微把面孔避開，把嘴唇咬着，奧斯突羅杜摩夫呶呶的說：

『好容易！』

巴克林走近涅暑大諾夫身邊。

『俄羅斯的罕牟雷特* (Hamlet)，阿勒克西司·杜米突里奔逸奇 (Alexis Dmitri-

jevitch) 喲！你有甚麼不好嗎？或者你是無緣無故沈陷在憂鬱裏的嗎？』

*丹麥王子 Hamlet 乃沙士比四大悲劇之一，懷疑派青年之代表人物。

『俄羅斯的靡非時妥匪勒司* (Mephistopheles)，請你沒饒舌罷！』涅暑大諾夫不高興

地回答着。『我是沒有空閒來和你兩個徒逞呆板的機智。』

*Mephistopheles 歌德『浮士德』中的惡魔。

巴克林笑了。

『你這話不很正確：要是機智，便不是呆板；要是呆板，便不是機智呢。』

『啊，好了，好了……我們已經是曉得的，你的頭腦聰明。』

巴克林徐徐地問道：『你是很興奮呢，或者你真的遇着甚麼意外嗎？』

『甚麼意外也不會遇着我……我們只要一出門走向那污濁的市上去，我們的鼻端沒有不觸着卑鄙，蠢愚，癡頑，險惡的，除此而外甚麼也沒有！我簡直一刻也不能再在這里生活了！』

奧斯突羅杜摩夫又叭叭地說道：『正因這個原故，你纔在新聞背面的廣告欄上登着求事的廣告，你準備着到鄉下去的嗎？』

『自然呀，我要以最大的滿足從比得堡逃走的。啊，我願意有這樣一種蠢人，肯給我一個地位！』

『但是，你不得不先在這兒盡滿你的義務呢！』淺克拉很有含蓄地說着，但是她的眼光總是避在一邊的。

『甚麼？』涅暑大諾夫突然把身子轉過來向她發問。

淺克拉緊緊把嘴唇咬着。

她答道：『奧斯突羅杜摩夫會向你說呢。』